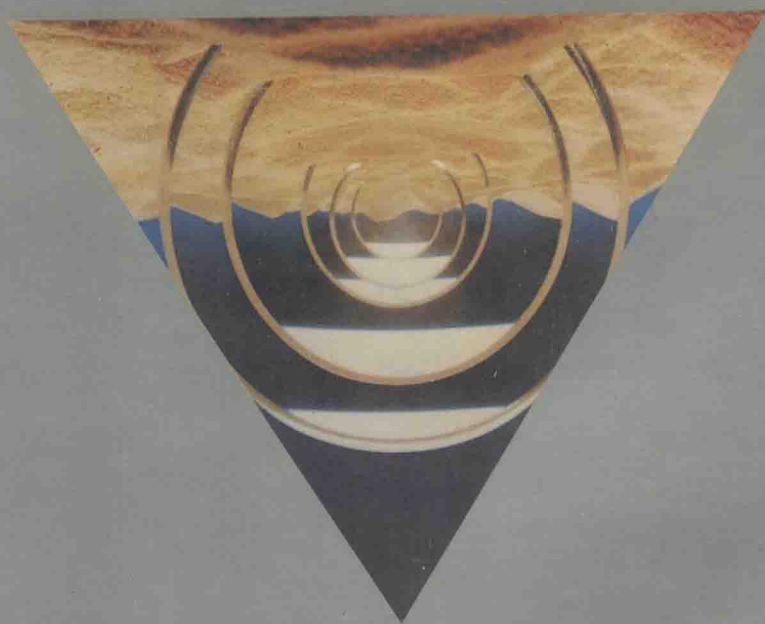


主编 陈辽 王臻中

江苏教育出版社

中国 | 当代 | 美学 | 思想 | 概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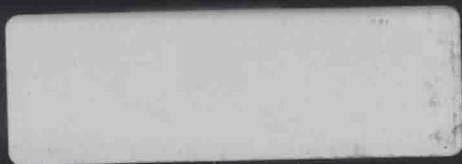


中国
当代美学思想概观

中国 当代 美学思想概观

主编 陈辽 王臻中

江苏教育出版社



(苏)新登字第003号

中国当代美学思想概观

主编 陈 辽 王臻中

责任编辑 孙峪峨

出版发行：江苏教育出版社
(南京中央路165号，邮政编码：210009)

经 销：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南京人民印刷厂
(南京傅厚岗5号，邮政编码：210008)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20.5插页4字数510,400

1993年7月第1版 1993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册

ISBN 7—5343—1660—3

G·1473

定价：8.15元

江苏教育版图书若有印刷装订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装饰设计：案例

当代美学思想概观

目 录

绪论

第一章 建国初期的美学思想

(1949—1955)

第一节	概述	30
第二节	周扬的美学思想	44
第三节	冯雪峰的美学思想	58
第四节	胡风的美学思想	72
第五节	何其芳的美学思想	83
第六节	邵荃麟的美学思想	98
第七节	王朝闻的美学思想	120
第八节	黄药眠的美学思想	147
第九节	吕荧的美学思想	168

第二章 “双百”方针提出后至“文革”前我国的美学思想

(1956—1966)

第一节	概述	184
第二节	朱光潜的美学思想	197
第三节	宗白华的美学思想	224
第四节	蔡仪的美学思想	241
第五节	蒋孔阳的美学思想	261
第六节	在美学问题论争中其他同志的美学思想	288

第三章 “文化大革命”期间“四人帮”的反动美学思想

(1966—1976)

- 第一节 “文化大革命”前姚文元唯心主义与形而上学的美学思想…………… 324
- 第二节 “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反动的美学思想… 336

第四章 新时期的美学思想

(1977—1986)

- 第一节 概述…………… 352
- 第二节 朱光潜、蔡仪在新时期美学思想的变化和发展…………… 374
- 第三节 施昌东的美学思想…………… 394
- 第四节 周来祥的美学思想…………… 414
- 第五节 新时期的戏剧美学思想…………… 436
- 第六节 新时期的音乐美学思想…………… 455
- 第七节 新时期的舞蹈美学思想…………… 481
- 第八节 新时期的绘画美学思想…………… 499
- 第九节 新时期的书法美学思想…………… 531
- 第十节 新时期的建筑美学思想…………… 560
- 第十一节 新时期的摄影美学思想…………… 583
- 第十二节 新时期的电影电视美学思想…………… 597
- 第十三节 新时期的技术美学思想…………… 609
- 第十四节 新时期的中国古典美学研究…………… 623

后记

绪 论

新中国建国至今，40余载。在这一历史时期中，中国的美学研究虽然历经曲折，却有了重大的发展。回顾这40多年的历程，审视其不同发展阶段的特点，理清各阶段间承继转换的脉络和内在联系，概述其主要学术成果，并从中探寻某种规律性，乃至预测美学思想的未来走向，等等，无疑是“概观”中国当代美学思想所务需正面触及的课题。

分 期 概 说

我国近40年来美学思想的发展历程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从1949—1966年，即从新中国成立到十年动乱前夕。第二个时期，从1967—1976年，即十年动乱期间。第三个时期，从1977—1986年，即新时期10年。第一个时期，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以下简称“双百”方针)方针的提出为界，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随着社会政治体制翻天覆地的大变革以及新体制的深入发展，我国的美学研究逐步经历了一个告别旧美学、创建新美学的大转变。其主要标志，是长期以来因国民党执政而造成的旧美学思想的统治地位，受到探求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的强大潮流的猛烈冲击，并终致带来了质变性的陡转。后一阶段，

在“双百”方针的指引和推动下，经过自由热烈的研讨和争辩，萌生于前一阶段的诸种美学思想，逐步趋向于形成自己的学派，并初步构成了我国四大美学派系并存的结构形态。第二个时期，美学研究受到“文化大革命”极左思潮的破坏。这是我国美学思想发展历程中的一个特定时期。新时期10年，是我国美学研究蓬勃发展的时期，思路开拓，学派林立，硕果累累，被称之为我国第三次“美学热”。这不仅当之无愧，而且就其实质、内容、形式、规模以及影响、意义而言，是前二次“美学热”所远不能相提并论的。在这10年中，美学研究首先经历了挣脱“四人帮”10年禁锢的复苏阶段，然后经中兴而至繁荣。

新中国的建立，不仅意味着统治中国数千年的封建社会的彻底解体，而且宣告了私有制和剥削制度的灭亡。因此，随之而来的旧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观念的变异与私有制条件下改朝换代所经历的更替有着本质的不同。唯其如此，尽管远离经济基础的意识形态并不随着经济基础的质变而随之消失，但毕竟无可抗拒地被推上了趋于消亡的历史轨道。建国初期的美学思想，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展开其发展轨迹的，由此也便形成了这阶段的一些鲜明特色。

第一，对唯心论美学思想的致命批判。解放前，我国的美学研究并未受到重视，自成体系并产生了较大社会影响的美学家亦很少见。因此，朱光潜、蔡元培、王国维等人的美学思想，便成了解放初期旧美学思想的重要代表。同时，正因为美学学科未能得到独立发展，这些美学家的美学思想其实并不存在广泛的社会影响。而其中朱光潜的美学理论较为系统完整，影响也相对说来大一些，加之朱先生是继续在探讨学术并发表见解的当代人，因此，朱先生的资产阶级美学观就势所必然地成为当时的主要批判对象。早在1949年11月25日，即新中国建国的第二个月，《文艺报》第1卷第3期上就发表了蔡仪批评朱光潜宣扬克罗齐的“距离说”

与“移情说”的短文，揭开了批判的序幕。随后，黄药眠在《文艺报》第1卷第8期发表《答朱光潜并论治学态度》一文，对朱光潜的来自克罗齐的唯心论美学思想作了比较全面和系统的批判。这段时间中连续发表的批判朱光潜美学思想的文章，应该说，虽存在某些简单化的倾向，却击中了朱光潜美学观的要害。更其值得注意的是，一向深信自己坚持以唯物主义观点研究“新美学”，并尖锐批判朱光潜唯心主义美学观的蔡仪同志，在这场激烈的交锋中，也受到了相当尖锐的批评。他的“美在典型”的理论，不仅被指责为机械唯物论的代表，还被有些同志剖析出了唯心论的实质。吕荧就笔锋犀利地指出：“《新美学》虽然承认物的客观存在，但是当它把物还原成‘属性条件的统一’的时候，就在实际上取消了物的现实性的客观存在，把它变成了抽象的主观观念中的存在，走上了主观唯心论的道路。”^①从上述情况可以清楚地看出，与无产阶级政治革命的锐气相一致，建国初期，美学思想的交锋，显示出了坚持和捍卫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锐利锋芒。

第二，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的执着探求和认真传播。解放初期，来自解放区的思想文化和文艺理论工作者，努力学习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美学思想。他们一方面翻译、介绍苏联的有关论著，另一方面认真研究和阐释毛泽东同志的文艺观和美学观。同时，进一步发扬鲁迅的进步文艺观并发掘其深厚的美学思想。应该讲，马克思、恩格斯对美学问题虽然作过重要的论述，并给美学研究指出了正确的研究方向，但并没有建立起完整的美学体系来。毛泽东同志在其煌煌巨著中，虽然有不少精辟的美学见解，也同样没有成为一个专业美学家。因此，在当时，美学工作者既不可能全面阐明马克思主义的美学理论，同时对苏联斯大林时期和毛泽东同志美学思想中的某些有争议的问题，也还缺乏分辨能力。

第三，革命激进性的露头。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结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大踏步前进，势必对思想意识形态战线的发展

展提出相应的要求。我们的党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由于把更多的精力集中到了军事和政治斗争上，对学术文化领域的工作，虽然已积累了不少经验，但仍是相对薄弱的。尤其在和平建设时期，学术文化事业的发展，与当年的解放区已大不相同。对于这种变化了的客观情况，对这一领域的工作特点及内在规律，尚处于摸索阶段。这是一种正常现象，符合人的由不知到知、由知之的不多，到知之甚多的认识规律的。但由于社会政治环境的变化，一种渴求加快历史进程的革命激进性情绪出现了。这便是“左”的思想观点和倾向产生和发展的缘由。在解放初期，对胡风美学思想的批判中，此一潜流便已初露端倪。胡风在对世界观与创作方法、创作源泉、文艺的民族化等问题的论述中，表现出了美学思想中的某些片面性，但是总体上是积极的，并且不乏真知灼见。可在当时的批判中，对其片面性的批判固然是必要的，但对其不少有价值的见解也一并予以否定，甚至乱扣“反现实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帽子，这就不对了。如果说在对朱光潜的资产阶级美学思想的批判中，存在的还只是当时难免的某些简单化倾向，那么对胡风美学思想的批判则已经属于“左”的发端了。于是，一条美学研究中的“左”的倾向，自此便时隐时现、时猛时缓地流淌于斯了。

同时，如同新中国象旭日东升的朝阳，我们党也正处于生机勃勃的发展盛期。建国初期思想文化学术领域的巨大进展，一方面给予我们鼓舞，同时也催促我们在自省中作更大的开拓，以迎接与新中国的朝气相适应的学术文化的繁荣局面。

“双百”方针的提出，使美学思想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这第一时期的第二阶段中，自发的和有组织的美学研讨活动，竞相兴起，十分活跃。1956年9月间，由黄药眠任组长的“文艺报美学小组”成立，积极开展高质量的活动，如围绕美的本质、美感的差异性及形象思维等美学根本问题，进行热烈的自由争

论。其间，对朱光潜的美学观的研讨，相当典型地反映了当时学术研究的风貌。对于朱先生资产阶级的美学观，美学家们的分析批评是毫不留情的，并且一针见血，不断深入。但态度是恳切的，气氛是融洽的。正因为这样，朱先生也心悦诚服，并进行了真诚的、实事求是的自我批评。他发表在《文艺报》1956年12月号上的《我的文艺思想的反动性》，便是一篇对自己的旧美学思想进行总清算的高质量论文。十分难能可贵的是，朱先生不仅对自己美学思想的唯心主义本质作了深刻的解剖，不仅总结了自己美学研究所经曲折的经验教训，而且坚持实事求是地按照自己的实际认识否定其该否定的，肯定其该肯定的。唯其如此，朱先生才有可能在这样一篇自我批评的文章中，从积极建树的角度提出了美是主客观统一的最初思想。

百家争鸣、自由探讨的良好学术环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美学研究春天的到来。建国以来的第二次“美学热”开始出现。1959年至1962年，美学讨论继续深入发展，形成了全国性美学讨论的第二次高潮。诚然，这次讨论争辩还主要是在美学家的圈子中展开的，但是，由于不仅在《文艺报》，而且在《人民日报》、《哲学研究》等报刊上都发表美学研讨文章，影响所及，也就相当地广泛了。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青年美学研究者李泽厚提出了美是客观性和社会性的统一的见解，蔡仪继续阐发“美在典型”的理论，高尔泰发表与吕荧“美在观念”相近似的观点，黄药眠、宗白华、蒋孔阳等也都较为充分地论述了自己的美学观。也就是在这一次“高潮”中，形成了我国美学理论四大派的基本构架。其实，新中国的美学研究至此还仅仅只是起始阶段。纵观西方美学发展史，两千多年来形成了多少派系；回顾我国古代美学研究的丰富宝藏，基本上还未曾开发。新中国的美学研究，亟待大踏步地向纵深突进。这种历史和现实的期待，按常规面临着两种可能，一是乘二次高潮之势，突飞猛进，跃上一个新的层面；一是顺应时起时伏

的发展规律，须经一段平缓的积聚，再爆发起第三次高潮。然而，出乎一切正常的预料，1966年的“文革”风雷，带来了十年动乱的罕见岁月。历史的颠倒，造成了美学研究的大曲折。我国美学思想的发展，突转性地折入了一个畸形“之”字的曲径之中。

“文革”10年，美学的学术研究在“摧枯拉朽”的斗批改的狂风暴雨中被涤荡殆尽。美与美的追求，成为资产阶级思想的标志，遭到无情的扼杀。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美学思想真的就此绝迹。这一断言，有两层意思：一是指在最险恶的境遇中，仍有矢志不移地以各种对策执着于美学研究的志士仁人。这种人虽然为数不多，学习研究也毕竟受制于客观环境，不可能很系统。但终究使健康的美学研究连绵不断地得以延续，并积聚着巨大的潜力和冲击力。二是指“四人帮”一伙反对的仅仅是科学的美学学科的学术研究，作为一个怀有篡党夺权野心的政治派别，不可能没有自己的一套美学思想，“四人帮”也拼凑了他们的反动美学体系。这套体系以姚文元“照相馆美学”的资产阶级实用主义为理论依据，是集主观唯心主义的先验论、形而上学和诡辩论于一体的大杂烩。事实上，贯穿于“文革”始终的“文艺革命”，就是以这一美学思想作为理论支柱，肆意制造反革命舆论，以图倒行逆施的。

有些美学家出于对“四人帮”的深恶痛绝和极度蔑视之情，不愿意把“文革”10年作为我国美学思想发展的一个独立阶段或时期来看待。应该讲，这是完全有理由的，而且这种心绪和感情也是能被人们普遍理解和接受的。但是，我们认为：第一，既不能也不必把这10年从我国的美学史上抹去，也不能不承认这期间仍有美学思想的存在。既然要作分期的工作，就不宜不正视这一事实，并作出恰当的阐释。第二，部分同志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对美学理论的默默探索和执着追求，是极可珍贵的运行的地火，是终将冲决而出的美学研究的巨大潜力，尤其不容忽视。第三，“四人帮”的美学思想虽然极可憎恶和鄙视，但毕竟也是一种美学思想。

它的反动效用既能毒害于人，迫害于人，也能作为反面教员使人清醒，催人奋进。当其走向极端尽头，变革的时机成熟之时，必将转化成一种反面的推动力，推拥着美学思想的发展经否定之否定而跃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天地。鉴于以上认识，我们认为，“文革”10年，还是把它作为一个特殊的美学思想的发展时期来对待，较为适宜。

新时期10年的美学与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大变革、大突破、大发展相一致，体现为大曲折以后螺旋式前进的飞跃状态。

否定之否定，作为事物发展的规律，有多种表现方式。有全盘性的否定，也有局部性的否定。全盘性的否定又可能有两种不同情况。一种是顺应规律的突破性前进，如革命阶级推翻反动阶级的社会革命，特别是被剥削阶级推翻剥削阶级统治的革命，从而在否定旧世界中建立新社会。另一种是违反规律的倒行逆施，如反动阶级的政变、复辟。两种性质绝然相反的全盘否定产生的直接社会效果，前者是推动事物大步飞跃，后者则造成了严重停滞或大幅度倒退。然而，从事物发展的根本规律和宏观进程而言，二者只是以不同的方式体现着事物发展的历程，也即分别处于事物发展螺旋形态的不同部位。前者以顺势而进的飞跃姿态走完自己的特定途程，经再次否定再跃入新的历史旅程；后者则往往以欲进反退的态势，在逆转走向极端，充分显露出自身的本相和危害之时，迅即经决绝性的否定转化为巨大的反冲力，推动事物向着前进方位加速度地飞跃。新时期美学思想的发展便是后一种情况的典型体现。

新时期美学思想超乎常态的飞跃性大发展，是相对于先前两个时期从总体上讲的。就新时期10年自身而言，仍可以分为若干阶段，各阶段的状况也是各有特点的。然而，这里所说的特点，无不体现为创造并形成美学思想飞跃性大发展的不同效能。以此

一认识为遵循，把这一时期分解为三个阶段，就是十分自然的了。正如李欣复同志所言，1976年底到1979年，是复苏期。1980年至1983年是中兴期。1984年至1986年，是繁荣高涨期。复苏期确是必不可少的。腾飞之初，一方面成果突出，另一方面又会有摸索中的小跌宕和一段时间中的相对停滞。较之以往，无疑是大跃进；对于来日，则又是趋向深层的再积聚。这一阶段，正是美学思想大发展的中兴期。再积聚的再深入，就导致大发展的繁荣期，其鲜明特色是研究思路的开拓和美学领域的扩展，研究层面的深进和学术水准的突破性提高。

从美学思想发展的实质性具体内容来看，复苏阶段的美学界，从对“四人帮”美学思想的批判入手，逐步与“文革”前美学讨论的脉息相呼应承续，伴随着思想解放的前奏氛围，由回顾经复原再反思而冲决。其具体表现是，由政治加学术的对“四人帮”美学思想的批判，逐步转入对中西方美学家思想研究和形象思维、灵感以及山水画等传统美学论题的学术性探讨。其观念与方法则基本上沿续“文革”前的传统。同时，在这一阶段中，美学队伍的聚合与发展，美学刊物的建立与扩充，都构成了美学复苏的鲜明特色。

80年代春天的到来，使中国美学界乘上思想解放运动的强劲东风，展开了奔腾飞驰的发展态势。对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的讨论，揭开了这一阶段美学研究大发展的序幕；同时，它成为贯串这一阶段的一根红线，推动美学研究的展开。无论是对“四人帮”伪美学的彻底否定，或是对文革前美学研究的反思，还是对马克思主义美学原理作科学的全面深入的探讨，亦或在思想解放中对美学思想进行突破性的开拓，都提出了对《手稿》加以认真学习和理解的客观要求。因此，《手稿》的讨论贯穿整个阶段，就成为带有必然性的历史现象。而在这一讨论中，美学家和美学工作者们认真思索，执着追求，热烈争辩，大大提高了美

学研究的质量。正是随着这一讨论的展开和深入,研究气氛日趋活跃,思路不断拓宽。唯其如此,自然美等难题研讨的深入,美学史研究的扩展,东西方美学宏观整体比较研究的兴起,科学美与技术美等新课题的出现,自然科学的渗透和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等新方法的引进,等等,便自然地构成了80年代之初美学思想发展的中兴景象。

从中兴到繁荣,总体说来处于量变阶段。但是,应该看到,从量变到质变的大飞跃,是一个不断爆发局部性小飞跃的漫长历程。在这过程中,量变与质变是相伴而生交融一体的。从中兴到繁荣,作为明显的阶段演进,量与质的变异幅度应该是相当可观的。1984年以来的美学思想的发展状况正是如此。首先,它体现为对美的本质的哲学探讨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阶段。美的本质问题是美学研究最根本的问题。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对美的本质的探讨水准,标志着整个美学研究的水平。西方美学史上对美的本质的见解不下数百种,正是西方美学研究达到较高水平的重要标志。我国“文革”前,四家并峙的格局刚刚构成,研讨即被中断。在这3年中,则发生了惊人的变异。对美的本质的研究出现了许多新观点,并都有不同的理论体系。四大派各占一方的格局已被打破,出现了多元交叉渗透和并进的新态势。同时,美学研究出现了由侧重本体论转向侧重主体论、美感心理结构研究的新趋势。这更是前所未有的、具有重大拓展性的转变。其实,对美的本质探讨的开拓和深化,是与新方法的广泛运用和方法论讨论热潮的兴起总体同步的。而美学基本观念和研究方法的大解放及自由竞争,必然带动其他美学问题研究的扩展和深入。中外美学史研究进入新的阶段,中西美学比较研究的更趋细致、深化,各种应用美学、技术美学和分类美学的蓬勃兴起并飞速发展,等等,构成了我国美学研究领域全面振兴、生机盎然的繁荣景象。

成果巡视

建国近40年来的美学研究，就其直接成果及其价值而言，不仅超过中国有史以来的任何一个历史时期，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讲，还是集前此一切成果也无法与之比拟的。要对如此丰硕的学术成果及多元多向的美学思想作出全面概括，几乎是难以实现的。同时，各美学专题的论点综述之类，则颇多问世，无需在此迭床架屋。本节拟以巡视式的构架，从两大方面作一概述，意在展示之中为美学研究和美学思想发展规律的探究，作一些梳理工作并提供若干依据。

第一，美学基本原理的探讨，经开创而趋于深化。

建国以前，我国美学界对美学基本原理的探讨，十分薄弱。王国维、蔡元培、鲁迅、毛泽东等，虽然都有不少精辟的美学见解和论述，但并未能对美学原理作出全面的阐述并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朱光潜、蔡仪等虽然已出版了论述美学原理的专著，但都由于还缺少深入的研究，或显出拼凑西方美学理论的种种弊端，或暴露了许多粗疏和欠缺。新中国的美学研究走上新的旅程是从对美学基本原理的系统探讨并创建理论体系起始的。美学原理的探讨和体系的建立，最根本的问题是对美的本质的认识。在美学思想发展的第一时期，形成了美的本质的主观说、自然说、主客观统一说和社会性与客观性统一说四种观点，并初步形成了相应的美学思想体系。到美学思想发展的第三时期，对美的本质的探讨，有了很大的拓展和深化。关于美的本质的各种不同的见解和概括层出不穷，简直不胜枚举。常见的并已具有一定影响的如美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人的本质力量的感性显现、主客体的统一，生命个性价值、物的主观情性外化、主体审美力对形象信息的把握，以及美是和谐、美是自由形式或自由的象征，美是

感性形象信息说，等等。在这里，一方面，由于人们在自然科学的新发展中，对世界构成的认识不断演进；另一方面，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相机进入社会科学的研究领域。因此，对美的哲学本体论的探究，逐步地不再限于单纯物质或社会存在一种形式的争辩，而渗入了诸如功能、信息等等新的因素。这就使美的本质探讨的思路大为开拓。同时，从传统的实践观和反映论美学的角度来看，研究也日趋深入。以下拟以后者为例，稍加说明。

高尔泰是主张从认识论角度去谈人论美的。他一方面确立了一个自上而下的三断论的论题：“美是人的本质的对象化；人的本质是自由；所以美是自由的象征。”^② 另一方面又采取自下而上的方法，从美或经验入手，对实践、意识自由等加以探索，一直追溯到无意识、心理原型、潜在的情感这类原始生命力。因此，他认为实践观点的美学是由“单一的方法论”所造成的一个封闭系统，不足取。他主张采用多元的方法论，吸收各种学科，特别是现代心理学方法，对人的深层心理结构进行微观研究，从而揭示美的最原始的根源。高氏这些见解，虽然是从反映客观现实的认识论角度来探究美的本源的，但毕竟是把感觉、观照、意识视为美的本质的，终究不能免脱主观唯心主义的窠臼。然而，高氏的理论，也毕竟提出了值得持实践论美学观的同志深思的问题，对促进实践观点美学的深入发展并趋于完善，是有所裨益的。蔡仪也主张从认识论上考察美，并且同样反对实践观点的美学，可又不同于高尔泰重意识主体，而是重自然客体。蔡仪认为实践是主体活动，是主观能动性的体现，而不是客观物质性活动，因此用实践观点解释美的根源和本质，就是宣扬美在心不在物的主观唯心主义美论。蔡仪由此否定用实践观点解释自然人化、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并用以论证美的根源和本质的可行性。其实，“人化”、“对象化”有两种形式。一是实践的，一是意识的。前者可用以论证美的根源和本质，后者则只能用于论证审美和艺术。如果